

說

苑

七

說苑卷第十一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
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
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
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
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
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

說苑十一

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
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
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
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
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
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
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
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

安蒯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者
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
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
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
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
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
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
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

如強秦亦將龍衣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
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
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
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
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
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
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有入門而右不若

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巨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子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祖父老皆拜問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

說苑一

三

作

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問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祖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問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

賤無以貴先生問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今今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

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

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
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
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
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
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
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
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
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

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
王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躡道中行人必逢大敵
下車免劔步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
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
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
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夫計於廟堂之
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
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
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

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有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問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相屬則無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

之崩城爲之弛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况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也目未嘗見稷孤見攻杜鼠見燠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

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糝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戒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循而作色曰失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鬻髮范蠡出焉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真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鄰之聞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

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鼃鼃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王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

酌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酌公乘不仁舉
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
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盖言其危
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吾已設令令不行
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曰衣翠衣帶王劍履縞烏立于
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
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
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

不言莊辛遷迤沓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
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蕭
葩張翠盖而檢犀尾班麗佳社會鍾鼓之音畢
榜柁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杼草濫子昌柁
澤予昌州州饑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
踰滲悞隨河湖鄂君子楮曰吾不知越歌子試
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
何夕兮蹇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
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心幾頑而

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
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皙乃揄脩袂行而擁之
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官爲
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柑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
令君何以踰於鄂君子皙臣獨何以不若榜柑
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
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
未嘗遇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頊以壯少之
禮謹受命雍門子周以琴見乎盜嘗君子孟嘗

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
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
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
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
及四鄰訕折
厭寵於窮巷無所告忽不若交
歡相愛無怨而住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
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感盈匄
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
焉固無樂已兄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授琴而

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
居則廣夏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
迭進而諂諛燕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
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虞耳水遊則連方舟載
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戈獵乎乎
原廣圍格猛獸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方
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
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
固以爲不然雍門子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

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
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
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
讎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言之
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
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
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旣以壞曲池旣以漸墳
墓旣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菜薪蕘者躅
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

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
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
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
君涕浪汗增欵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今
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遽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之皙接草
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遽伯玉爲之軾車公
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
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遽伯玉曰謹

受命遽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
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遽伯玉曰楚最多士
楚王大說遽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
造然曰是何言也遽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
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
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鬻彘黃生於楚走之晉治
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
盜賊鬻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
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

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
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
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
楚濠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漑之釜鬻
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
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
舌虎叔向爲之奴旣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
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

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
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
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
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而相周公不濫
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
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
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
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

不舊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
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
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
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
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
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
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
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
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

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
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
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
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官者不得
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
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
固不遇且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
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
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

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
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
收天下英又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
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為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
令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
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不虛
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
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

鮒魚焉大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湏我為
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漑汝鮒魚曰今吾命在
瓮雍瓦之中耳乃為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漑我汝
即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
湏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
侯於是乃發粟百鐘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飢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
何對曰歲飢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
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

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吏罪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赦之不然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

北苑土

一六

取

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而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

譬言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

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曰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而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

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
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
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
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
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
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
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
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

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
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
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
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
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
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
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
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
天下夫何爲死之哉忠以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襄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襄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庶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

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第十一

說苑卷第十二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上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乎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

夫者謂將師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

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
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住之以事不制以辭
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
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
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
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
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約降道過鄭鄭新與楚
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及其

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場以樓
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
方悉固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
矣楚莊王大怒將亨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
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
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
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
臣無忘盡忿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
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

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鴈陵鴈陵君辭而不受使
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鴈陵君獨以
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
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鴈陵君辭而不受是輕
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
爲趣者鴈陵也夫鴈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
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
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慈乎唐且曰王臣未

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彼尸百萬流血千里
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
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額地
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死夫愚人之怒耳非
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
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
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
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搢厲於
天士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

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隰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貴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時也於是以揚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謂曰薛子擊手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間奉晨鳧敬獻庖厨縹北犬敬上涓人

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林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

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鳩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

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
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
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
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
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執封
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
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
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皇于飛噦噦其羽
亦集爰止謁謁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
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
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
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
上下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
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住座進諫曰主君國
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

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
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
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
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
曰吾千乘主也身日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
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
聞之乞大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
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
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

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
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
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
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
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
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
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
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
周南門剗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

其罪若此剗羊矣臣之君固以剗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損

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佳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

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
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
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
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
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
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
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
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
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

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踦蹠山海之間譬若漢
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
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
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
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
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
高祖大悅拜爲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
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

見子焉使者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懼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玉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莫究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

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欄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意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儻者客見則稱天子明

曰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

子就然者三

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具

之所不佞而

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具王

存然後吳

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

夷之鄉希

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

子就然避位

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

吾子客焉

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

事不通麤

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負大

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因此臣

之所以仕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

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保而訾高擲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

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

賜人主削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禺乘無教

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

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

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
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
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
之曰江南有橘齊正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
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
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
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
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

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僨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
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
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
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
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最
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
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
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饗鍾其

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光窺我
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
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譽於鍾死
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
鍾鼓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
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
計之使者以報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楚使
使聘於齊齊王饗食之椿官使者曰大哉梧
乎至曰江潭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臣使何怪

馬使者曰昔燕攻齊遵維路渡濟橋焚雍門
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歟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
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潘澠定獲乎琅邪王
與木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
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敖
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敖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
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
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以爲將相三年將
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栢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

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家咎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才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彊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鮒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

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
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
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
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
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
空籠唯主君斧質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
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
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母擇對曰惡有爲其君
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卷第十二



